

外婆的时光

彭秋群

纸。等到我们晚辈也慢慢长大成家，外婆的生命好像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她安静放松地吃饭，慢慢吞咽。饭后安静地在床头看书，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窗外的光线比屋内强烈，进屋能看到外婆的侧影，小小的身板，低低的发髻，好似雕像一样，那一刻就是永恒。外婆还画画，凭年轻时绣花的功底，她画各种花鸟，先用指甲抠出轮廓，再用蓝色的笔细细描，画出鸟儿圆圆的眼、鼓鼓的肚皮，最后一笔笔填上羽毛。外婆的画自成一派，是浓郁的自然古朴风。

外婆小时候没有读过书，从小羡慕能上学的弟弟；等她熬过年少的裹脚，熬过饥荒年代，熬到女儿出嫁，孙辈出生，外婆终于可以捡起儿时的遗憾。因此，外婆惜字如金，在她眼中，任何带有文字的纸条、包装都是不可亵渎的。外婆把20多年间写的字，全部都珍藏在一个袋子里。她后期的字已经非常端正了，一笔一划，不潦草，不涂抹，犹如外婆干净善良正直的一生。

外婆长得漂亮，手也巧。年轻的时候，绣花，她是村子里绣得最漂亮的，梳头，她梳好后，再抹点茶油，是年轻姑娘里面最整齐的，制衣，针脚整齐排列，一致疏密，纳的鞋底，编的带子都是村里

姑娘参照的模板。外婆是要强的，要强的心铸就了她不服老，相较于窝在墙角晒太阳发呆的同龄人，外婆选择了与时俱进。她去广场上做健身气功，回来对照书本认真揣摩动作要点，第二天上场她排在第一排，给后面的人做示范。健身气功那本书，现在安安静静躺在我的抽屉里，虽然纸张泛黄，但是依旧平整，因为外婆每次看书前都先洗手，看完后立即收到盒子的好习惯。前阵子我膝盖疼，蹲起不便，想起外婆送的这本书，找出来对着练习。每一个姿势都能对应出外婆熟悉的身影，光影交错，时光流淌，我清晰记起外婆微微弯曲的小拇指，深色的耳廓，以及用粗糙的手掌摩挲我手掌的感觉，我甚至还能回忆起那年那月外婆在用心学习这些动作时，和我之间的对话。

国庆的时候，我看了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影片中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惊恐迷茫彷徨失落，老戏骨的表演入木三分。很多人都在观影后表示联想到身旁得老年痴呆症的家人而哭得稀里哗啦。于这一点，我们当晚辈的是幸运的，外婆思路清晰，生活自理，衣着讲究。在我刚买了智能手机后，外婆还很喜欢玩手机里的汤姆猫游戏，她

说一句，汤姆猫学一句，外婆乐得哈哈大笑，汤姆猫也乐得哈哈大笑。看着外婆的笑容，会想起外婆中年的时候，也曾因为身份等原因被人瞧不起。日子穷得揭不开锅，只好把我妈妈和舅舅送去江西亲戚家讨口饭吃。等日子安定了，外公又早早走了。这些苦日子早年还偶尔能听到外婆提一嘴，到了晚年她几乎是绝口不提，她好像自动把这些生活的苦难关入了记忆的匣子里，不再打开，安心心过眼前的日子。

外婆去世之前的一个月，我带她去买鞋子。讲究的外婆最后挑了一双运动鞋，灰色的底粉色的边。外婆穿上后和我老公开玩笑：穿上这双鞋，我可以和你比赛跑步了，你都跑不过我！我们听了大笑。外婆仅卧床半个月，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依旧能清晰叫出到病床前探望的亲戚的名字。我们回忆起外婆的康健，应是得益于她保有一颗宽容心和好奇心，在时代的巨浪里，努力搏击，跟上浪潮，不断接纳学习新事物，生命不息，思维不止。

中年的我一口气敲下上面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仿佛又从儿时起跟着外婆再聚了一回。我的外婆，享年95岁，她朴实善良，贤惠勤劳，聪慧好学。

倒影（外三首）

叶建芳

雨后的地面积了一层水
闲坐之际忽然发现时光的碎影
家里出发的时候没有雨
我还为家里停水喋喋不休
多晴的秋冬
大地渴望雨露滋润

习惯于把倒影定格在江河湖海
偶然的相遇来自另一场不遇
时光在浅浅的水洼里停留
身旁是沉默的瓯江
眼前是静默的园林
草木知岁月，落叶识春秋
微风细雨诠释的小城
在鸟儿相向而鸣之际
读懂知音

窗外

小妹和表弟拎走了我的行李
母亲帮忙提走随身书包
父亲倚在门口，看着我
爸爸，我先出去，过几个月再回来。大约
在冬季

我不敢承诺，不知道是否能够践行
看似轻松的告别，其实早已热泪盈眶

离别的车站那么煽情
亲友相送，不约而同
我一再叮嘱不要送，不要送
对谁，我都做得不够，多有辜负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泉未涌，何以报？

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
以及亲友的背影
我泪如泉涌
曾以为自己有多么坚强
此刻脆弱无比
像一片易碎的玻璃
一层融化的冰

繁星

我们飞上了夜空，母亲坐在窗口。
机翼上闪着点点灯光，
她说，起初还以为是星星。
可是这星星怎么一直跟着我们飞行？

我们透过小小的窗口，
在浩瀚的夜空里寻找繁星，
怎么也找不到，
找不到儿时院子里仰望的那条天河。
只有零星的几颗，
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

也许星星落到了人间。
母亲说，灯光多的地方是城市，
灯光少的地方是村庄，
没有灯光的地方是山脉或者海洋
天上点点繁星，人间脉脉温情。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
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
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
总共只有一个地球，
哪里，都是母亲的视线所及。

古堰画乡

在水边，我们轻声细语，随意一站
也许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通济堰，在大溪的水里
以弧形的姿态，一躺就是一千五百多年

古街 古亭 古埠头
古窑址 古村落 古樟树群
路过，像蜻蜓点水

古老的水利工程
润泽一方水土一方人
而今，当风景也好，作古迹也罢
把它当什么都不重要

就像不要把相遇看得太重
像羽毛，像芦花，像微尘
像草尖上的一滴露珠

朋友说去古堰画乡
有时就是坐在那里喝一杯咖啡
虚度一个下午

美味馄饨

王乐天

关于馄饨，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过去的馄饨担了。小时候，时时可见馄饨担师傅的身影。特别在冬天寒冷的晚上，经常会听到馄饨担师傅那熟悉有节奏感的，咚咚咚，敲梆声和悠长的吆喝声：馄饨，来一碗新鲜的馄饨，那是夜晚最美妙的音乐。馄饨担师傅常常挑着一副挑子，游街串巷。他们挑子的造型很独特，俗称为骆驼担，竹木支架，挑子一头放置炉灶，另一头是货物架，内有三排抽屉，分别放置着皮、馅、碗、筷等，最上面则是味精、盐、猪油等各种调料，这是一个活动的小厨房。

一旦听到师傅的吆喝声，我总会缠着母亲要馄饨吃。母亲拗不过我，就会带上我，端了个空碗下了楼，对那挑着馄饨担子、敲着梆的师傅说：煮一碗馄饨。哎！师傅就撂下担子，先将火鼓旺了。馄饨担的馄饨一般都是现包现煮现吃。只见师傅像变戏法一样，娴熟地用筷子头拨点剥得十分细致的肉糜，往馄饨皮一抹，左手将馄饨皮的四角就势一捏，就成为一个个挺拔舒翘的馄饨。他往烧开了水的锅里扔下，接着又往碗里预先放些香料，有香菇、青菜、虾干、紫菜、蛋丝、葱花以及盐等少许调味品。过去，猪油风行，一般会在碗中先放个调羹，调羹内会预先刮点猪油。等馄饨煮熟了，加了汤，勺在手中的碗里，热气氤氲，香气四溢。母亲就盖上盖子，端回家，并对我说：趁热吃，趁热吃。此时的馄饨吃起来特别地鲜嫩可口。等我把头伸出窗户看时，馄饨担旁边早已围满了人，师傅开始忙碌着下一轮的生意。

在我的老家寺前街北端的尽头，就有一家百年馄饨老店。虽然老店地处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巷子里，装潢陈旧，面积不大。两间两层小楼临街，一间前面高台窗，内设灶制作，一间店堂，店内设有三张八仙桌迎客，二楼住家。虽然店面不可想象的老旧，但因其用料考究，味道上乘，从而蜚声遐迩。可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每天都会吸引不少市区和周边的人远道慕名而来，所以生意特别兴隆，但却始终不肯扩大经营，只固守着这家唯一的老店。相传其创始人是为清道光年间龙湾青山人娄学林，因此，当地人就称之为：学林馄饨，并一直沿用至今。现在，馄饨店已传到第四代娄田真手里。

学林馄饨的特色是馄饨皮经手工擀成，皮薄如蝉翼，而且下锅的标准是烧一碗下一次锅，而绝非一锅烧出好多碗。该店还有一个惯例，规定每碗共八只馄饨，四大四小，其中四只大的放在上面。馄饨皮皆采用上白面粉与蛋清精制而成，看上去晶莹剔透，能看见里面红红的肉馅。而内馅的猪肉，皆采用当天宰杀的猪后腿瘦肉，所以吃起来显得特别鲜嫩。同时，煮一碗馄饨换一次汤，即使宾客盈门，也从不马虎。学林馄饨，具有汤清、皮薄、肉鲜、味美等四大特色，又加上翠绿诱人的葱花、蛋丝、紫菜做浇头，秀色可餐，汤清见底，香气扑鼻。行人过此，无不驻足吃上一碗，方解馋意。爱人和儿子每次随我去老家，都免不了要去吃上一碗馄饨。

随着时代的变迁，馄饨担已难觅其踪，但几乎传统的早餐点，都保留着馄饨这种小吃，现烧现卖，价格便宜，也适合婴幼儿食用。常常能见到年轻的母亲带着还不会说话的婴孩，用一碗小馄饨当作孩子的早餐。由此可见，作为最市井、最具烟火气的早餐和夜宵，馄饨这种传统小吃始终深受大众的偏爱，其魅力经久不衰。



星空 程昌福 摄

石鼓山踏秋

张平

霁雨初晴，章兄约我和永有、炳银老弟去安仁石鼓山走走。

石鼓山距龙泉城区50多公里，与云和县接壤，海拔1503米，风光旖旎，有安仁第一山之美誉。

早上8时从龙泉出发，途经安仁集镇向龙南方向大约20分钟车程后，至胜利村胜岱自然村。伫立路边观景，翠竹郁郁葱葱，桥下流水潺潺，车道蜿蜒盘旋，眼前一路风景。转过弯道驶向高坡，远远看到前方山岗有幢泥墙老房，路边有位壮年老乡正忙于手头活。停车向其询问去石鼓山的路，说还有6公里。谢过老乡继续前行5分钟后，水泥路换成了黄泥路。

车子到达石鼓山龙泉林场管理房前已是9:20。虽说石鼓山近在咫尺，可这段被雨水冲洗过的路面坑坑洼洼，加之石鼓山垂直地带性气候变化莫测，气温降低，岚烟缥缈，云雾缭绕，苍黛凝重，走着走着便越过了龙泉的山界，进入了西面云和的世界。意外的收获让我喜出望外：见到了高大巍峨的中国华能风力发电网屹立于高峰顶上，如白鹭展翅飞翔。

爬上石鼓山的最高峰，在一块大石头前，俯瞰天低树高，山峦连绵起伏。置身于此，凉风习习，心旷神怡，特别舒服，猛然觉得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倍感这大千世界文明化洽天地清，和气温氲孕至灵。当返回管理房，热情好客的老乡

摆上了丰盛的午餐。吃过午饭，休息片刻，古道热肠的老乡成了我们最好的向导，向石鼓山古道出发。老乡带我们沿着山谷川流，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横地，葱绿的林间小道，有山茶油树、刺梅、野菇、猕猴桃及很多不知名的野生果子。走到一块大石前，他指着远方一幢幢密集的房子告诉我们那就是安仁，只有伫立此处才能俯看安仁全景。碧绿清澈的紧水滩水库，犹如一块碧玉镶嵌在安仁古镇周边，一条高速车道贯穿而过，层层叠叠连绵不断的群山把安仁环抱。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居高临下，更觉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

移步小松林前，山谷峻峭青秀。老乡指着巍峨壮观的石棱说那是石鼓山的石佛，那奇异、那造型、那美感，天然雕琢，鬼斧神工，真乃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让人欣喜、惊讶、着迷。

古道今不见，今交非古情。穿过小松林，进入古道。石鼓山古道全长6公里，从山顶至山脚落差达900米。我和朋友们从上往下走，看似轻松自如，其实行之惟艰。古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亲身体味过古代人出门就是岭，下山便是道的艰辛，才更知生活不易。

石鼓山的天气就如孩子的脸，说